

张炜文集

半島
哈里哈
气

作家出版社

张炜文集

半岛
哈
里
哈
气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岛哈里哈气 / 张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张炜文集)

ISBN 978-7-5063-7626-6

I. ①半…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308 号

半岛哈里哈气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JOY + BONE

责任印制: 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ng@zuojiang.net.cn

<http://www.haozuojiang.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2.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26-6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伟，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瑞典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四百余部，获奖七十余项。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

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鄂尔多斯奖、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

目 录

引 言	1
-----------	---

卷一 美少年

酒糟小宽鼻	3
这才是真家伙	6
传言	9
疤眼老师	12
果真见到美少年	15
长得像羊一样	18
贴着白杨站	22
好医生	26
转眼就是夏天	29
老扣肉	33
狐狸偷小孩	38
眼睛啊眼睛	41
咱家俊不起	45
鱼棍打来疼死人	48
梦入少年艺术团	52
老憨发狠	55

艰难的算术	59
孩子不吃红毛虾	61
布搭子医生	65
山的那一边	68

卷二 海边歌手

搬柴垛	72
背枪的人	75
高歌一曲献刺猬	78
拉网号子	82
喊出月亮来	86
铁头的故事	91
三胜拜师记	94
一场恶战	97
三天三夜	102
“蓝大衣”跑马	106
一头撞断牛肋骨	109
百灵哭了	99
交换	112
中了毒鱼针	118
村里摆起流水席	122
开口迎来青蛙叫	125
献宝	128
高高崖上一棵草	131
百鸟会	136

卷三 养兔记

真能吹·····	142
刺猬换兔·····	146
新家新伙伴·····	150
悲伤·····	153
锅腰叔的鬼院·····	156
四月槐花开·····	161
这就是议论·····	167
喜出望外·····	170
难产·····	174
洼洼脸老太婆·····	178
羊妈妈·····	181
老鼠仇敌·····	185
谁是最好的卫士·····	188
命名日·····	192
十万火急·····	196
一坛瓜干酒·····	200
放生·····	203
河的另一边·····	206

卷四 长跑神童

铁脚·····	210
门都没有·····	213
飞鱼鳔·····	216

滚蹄	220
一对少年知己	223
健步如飞	227
全靠腿	231
备战	235
全区运动会	238
斜眼的跑鞋	242
他们吓坏了	245
丛林里的秘密	249
我和紧皮好	253
只能跑到那里	256
发令枪	259
鹰折翅兔断腿	263
梦醒	266
沉重的心事	270
好男儿不流泪	273
各就位	277

卷五 狐狸老婆

一支队伍	281
吓人的计划	285
狐狸老婆	289
探营	293
深入老穴	296
智斗	299

齐刷刷的烟斗	303
仇深似海	306
瓜干和酒	310
捉鱼六法	313
抽烟老行家	317
半夜鱼铺故事多	321
它们不胜烟酒	325
买卖公平	328
也算报仇	331
天上布满星	335
玉石眼大醉	338
大火球	341
早晨	344
告别夏天	347
 附录 长篇小说总目	 351

引 言

爸爸不知犯了什么大错，最后不得不与全家一起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这个半岛上。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记得。妈妈说我是被装在一只篮子里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一只猫。

我们家从此就定居在海边林子中，没有一户邻居。我现在可以从地图上指认我们的半岛了——它就像动物的一只犄角伸入了海中，细细的尖尖的！可是我们住在上面的人丝毫没有觉得它狭窄，相反还认为它大得无边无际呢。

我们的小屋筑在丛林的边缘地带，不过离最近的人家也有几公里远。这儿到处是吵吵闹闹的各种动物——爸爸叫它们为“哈里哈气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指它们跑动和打闹时发出的喘息声、喷气声。

后来，当我那些贪玩的同学和伙伴们来了，晚上躲在窗外黑影里等我出来，不小心弄出了声音时，爸爸就会咕哝一句：“哈里哈气……”

我听了想笑，在心里说：林子里的各种野物，还有我们这一群，都是“哈里哈气的东西”！

卷一 美少年

酒糟小宽鼻

我被一件沉沉的心事缠住了。

它以前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所以一旦察觉了什么，发现事情真的要糟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最初是这样的：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那儿有点痒，就伸手挠了挠，并没在意；后来它又痒，我又挠了挠。

几天之后，当我穿过一片林子上学，刚刚踏上园艺场的那条沙土路时，立刻被一位叫“大红”的女工盯上了。

她是全场最漂亮的姑娘，平时甩着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戴着两只花套袖，高傲得谁也不理。都说她长得好，大概就因为她腮上有两个酒窝吧。

真的，没见谁有这样的酒窝。酒窝是盛酒用的吗？这对我们大家一直都是一个谜。

大红那会儿从一棵苹果树下走出来，打量了一会儿，然后就一直瞄住了我的脸。她这样看着，径直走过来——过去她才不会这样呢。我再也迈不开步了，僵了一样，就站在原地等她。

其实这是一种礼貌，妈妈说对园艺场里的人、对所有的人都要礼貌：好好听人说话、见了老师要鞠躬、及时说“叔叔好阿姨好”之类。这些并不难做，只要记住了，一套一套从头做下来就成，比课堂上的造句和算术要容易得多。

我准备大红走到离自己两步远的时候，马上就开口喊一句“阿姨好”。

可是这回有点晚了，因为她今天的动作格外麻利——最后几步简直是飞蹿过来的，所以当 she 一伸手捏住了我的鼻子时，我连一点防备都没有。

她捏得不太用力，也不算疼。可是我的脸涨得发烫，大概连脖子都红了。

我一甩头挣脱了，跳开了一大步。

这会儿又一个人走来了，那是她的妹妹二红。二红比她瘦，没有大辫子也没有酒窝。她和姐姐并排站在一块儿，看我，笑。

大红指点我的鼻子，对二红说：“看到了吗？酒糟小宽鼻！”

“嗯，嗯，真是呀！”她们笑着，歪头端量了一会儿，走开了。

我听得清清楚楚，站在那儿想：真是倒霉啊，一天才刚刚开始呢，就碰到了她俩！听她们刚才叫我什么啊，亏她们想得出！但愿这种奇特的叫法别让人听见、别乱传，不然就成了外号——我知道这里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古怪称呼总是格外喜好，一旦有人听见了，就会风快地传开……

那样可就糟透了。

我对这样的叫法感到新奇，只不太明白真实的意思。不过我心里还是知道：这有可能是最坏最坏的一句话了。

如果当时有一面镜子，我会立刻停下来，将自己的鼻子好好研究一番。

就这样，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心里盛满了不安和屈辱，一步步往前走去。

鼻子竟然一阵阵痒了起来，真痒！

到了学校，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不，一切都不一样，所有人好像都多多少少注意到了我的鼻子。

疤眼老师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的时间很长，而过去是一扫而

过。今天，她第一眼看来的时间足有三秒以上，而且连看了三次。

她的左眼有点歪斜，所以用力盯人的样子很怪。也恰恰因为左眼的关系，我一直觉得她特别好看。有一次我对妈妈说了这个意思，她立刻批评了我。她误解了，以为我在讥讽自己的老师。其实我真的认为她的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看。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她的左眼好像总是在看着别的地方，脑子里正想着与眼前无关的其他一些什么事。这就引得别人也想得很远。哈，这多么有趣啊。

好不容易放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当然是找镜子。老天，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鼻头原来这么红，上面有这么多斑点和皮屑！而且我很快注意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鼻梁中间部分竟洼成了这样……

它本来应该从眼睛下方开始一点点隆起，自然而然地在鼻头那儿形成最高峰。可惜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瞧瞧吧，离眼眉三公分的部位，那儿简直就成了一片洼地。我可怜的鼻子就一直在这片洼地上挣扎……多么倒霉啊，我的鼻头显得太突兀了，它就像长时间地趴着、趴着，然后猛地站了起来！

这个鼻头不仅丑陋，而且滑稽。过去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找来了妈妈缝衣服用的皮尺，开始仔细度量起来：鼻头，宽三点一二公分，高二点五一公分……最后的两位数来自我的精确度量，我这人做任何事都力求准确。这是我被朋友们公认的一个优点。

我在心里揣摩：如果按正常的发育速度，问题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估计自己的鼻头最终会达到五公分以上的宽度。这一想吓坏了：五公分！我比量了一下，马上有了大祸临头般的恐惧。

我曾经在图片上看到一种叫“狮虎兽”的动物，它是由老虎和狮子生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个宽宽的大鼻子。它那样可

以，我不可以啊。所有“哈里哈气的东西”都有一只宽鼻，这对它们来说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剩下的一段时间我给自己身边的两个家伙量了鼻子：花猫“小美妙”、大黄狗“步兵”。我的皮尺在它们嘴巴那儿比量时，它们都很高兴。这两个家伙长了这么长的胡子，年龄却又这么小。可见它们与人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简直想怎么长就怎么长。

数值出来了：小美妙鼻宽一点四一公分。太窄了，不过它仍然有继续增宽的可能，最后可能达到一点五公分以上。步兵就宽多了，它这只黑鼻子可真够受的，一天到晚湿漉漉的，宽度竟然达到七公分以上！而且它的整个鼻子和脸庞顺下来，让人分不清究竟是鼻子还是脸——可以说是一鼻双用了。

它们俩误以为我要与之游戏，所以还没等我把皮尺放在一边就闹腾起来：步兵想骑到我的身上，小美妙两手紧紧搂住了我的胳膊。

我的心情很不好，不想与它们玩下去。

这才是真家伙

其实，我以前对自己的容貌并不在意。男子汉总想着自己美啊丑啊，那才是可笑的。不过事到如今我才知道，如果长得太丑了，也还是令人沮丧。说到鼻子，这算怎么回事啊，这种事挺倒霉的吧！这种事也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

比如我的同班同学老憨——以这家伙为例是最好不过了——他比我只大三个月，个头却比我高上一拃，准确点说有七点八公分。准确很重要，凡事总不能“差不多”、“大约”如何，这是爸爸一再强调的。

我有个倒霉的爸爸，可他身上也有许多好的习惯，并不是事

事都让人扫兴，这些以后会一点一点说到的。

老憨这家伙体重待量，因为要准确，所以不能用“百十来斤”来说——他肯定达到那个分量了。他是全班或全校最粗最壮的人，胳膊比我的腿还粗，头像柳条米斗，嘴巴一咧能塞进拳头。

至于他的鼻子，我还没有好好端量过——以前谁会注意这个呢！不过它肯定不太出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可是他的鼻子好就好在不引人注目啊。

我把自己碰上的倒霉事与老憨说了，他立刻跳开一步，认真端量起来。他这样看了我足足有三分钟，然后慢慢摇起了头。

他很严肃的样子，说：“你这算什么‘酒糟鼻’啊，你看看我爸，那才是真家伙呢！”

“可是我……还很宽！”

老憨开始笑了，一边往前走一边解开衣扣，露出了黑乎乎的肚子。这家伙有身上燥热的毛病，动不动就解开衣扣，为此疤眼老师没少批评他，但是没用。

他嘴里咕咕哝哝：“你赶明儿去看看我爸吧，你算什么啊！你也太能吹了……你又不喝酒，怎么能长成酒糟鼻！”

这天傍晚我真的去看老憨爸了。

他爸叫火眼，两只眼比一般人要红，脾气时好时坏。据老憨说，他要犯了酒瘾那就糟了，打人发火是常事；平时倒蛮和蔼，任你怎样都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酒，酒是最贵的东西，所以他爸发火的时候很多。

“你爸是不是因为酒把眼搞红了啊？”

“不是，人家说他一生下来就这样——你没听说‘火眼金睛’？听说孙悟空才能这样哩。俺爸看人看事特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他一看就明白。”

我想今天算是找对了人。我问：“他能看出我的鼻子是怎么回事吗？”

老憨搓着鼻子：“反正不是真正的酒糟鼻——你到现在还一

滴酒都没喝呢，哪来这样的鼻子？美得你！”

我以前多次见过火眼，可是那会儿就好像视而不见，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看到，特别是忽略了他的鼻子。

火眼这会儿正在小院里弯腰干着什么，没有心思搭理我们。他们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地方宽敞，所以有一个全村最棒的小院：由矮矮的泥墙围起来，里面养了鸡鸭猪羊，好玩极了。

我转到火眼的正面，直着眼盯看。

可他偏要把屁股转向我，忙着搅拌猪饲料。

这使我看到他的后脑壳上有两块秃斑。我的目光在那儿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再次转到他的正面。

这回我看清楚了：他的鼻子有点红紫，鼻头上有一些细小的斑点。这鼻子整个看真是粗糙啊！说到宽度，虽然目测不可能十分准确，但我敢说绝不小于五点五公分！这家伙如果再稍稍努力一下，简直就可以追得上我们家的步兵了！

我心里稍感宽慰了一些。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真的是自愧不如——不，这样用词是十分不准确的——应该说是“相差很远”。也就是说，我暂时还不能算那样的鼻子。

火眼笑了。当他知道我在看什么时，就伸手胡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想想看我这辈子喝了多少酒吧！当民兵头儿的时候，一天至少也要这个数儿呀！”他张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老憨在我耳边小声说一句：“八两。”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当我问到怎样才能医治这个糟糕的鼻子时，火眼鼓着嘴巴说：

“这算什么，不痛不痒。再说这关别人屁事……园艺场医生给咱看过，抹上黄药水——一股硫磺味儿难闻死。还不如外村那个布搭子医生哩，给咱鼻子贴一种树叶儿，凉丝丝的，半月就好了……”

我问：“那这鼻子怎么还是糟着呀？”

火眼摇头：“谁有那个闲心老贴树叶儿？不痛不痒嘛！”